

# 方回批杜牧詩說

張夢機

## 壹、緒言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今安徽省歙縣）人，生於宋理宗寶慶三年（西元一二二七），卒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西元一三〇七），享年八十一。方回是南宋降元的儒臣，但元史無傳，有關他的生平事蹟，具見洪焱祖所撰「方總管傳」（註一），茲彙錄於次，以供參覽：

方總管回，字萬里，歙縣人。父琢，以太學上舍登第，仕至承直郎、廣西經幹、權融州通判。坐廣西提刑錢弘祖挾私憾誣劾，謫死封州。回幼孤，從叔父祿學，穎悟過人，讀書一目數行下。少長，侷儻不羈，賦詩爲文，天才傑出，鄉先達呂左史、方吏部咸亟稱之。郡守魏公克愚一見其詩，卽延置郡齋，移知永嘉，亦拉以自隨，制帥呂公文德尤相厚善。景定二年，以別院省元登第，調隨州教授。呂公師夔提舉江東，辟充幹辦公事。歷江淮都大同幹官、沿江制幹，所至皆得幕府譽，獨與賈似道不偶，嘗一再除國子正、太學博士，輒遭誣劾。登第後逾紀，始改官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時則德祐元年矣。似道魯港喪師之後，猶在揚州，衆皆懼其復入，莫敢論列，回獨首上書，數其罪有十一可斬，中外快之。俄除太常寺簿，又上言賈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卽誅；王鎰不可爲平章，陳合不可爲同僉，當去；福王入輔之議，當寢。出知建德縣，方用兵之際，興建學宮，以雅量鎮浮俗，煦弱鋤強，賞罰信必。鄰郡草寇，乘間竊發，獨境內肅然。至元丙子春，奉宋太后

及嗣君詔書，舉城內附，改授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兼府尹。乙卯入覲，遷通議大夫，依舊任。在郡七年，無絲髮爲利意，至賣寓屋，猶不足以償逋。代歸，不復仕，徜徉錢塘湖山間二十餘年，豁達輕財，喜接引後進。嗜學，至老不厭，經史百氏，靡不研究，而議論平實，一宗朱文公。有壁流集、桐江集若干卷行於世。又有讀易釋疑、易中正考、皇極經世考、續古今考、曆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覺年譜、瀛奎律髓、名僧詩話，合若干卷，卒年八十一。子存心，蔭授義烏尹。

方回一生著述甚富，可惜大部份均已亡佚，如果只據洪森祖「方總管傳」所載者考證，現存者僅有桐江集與瀛奎律髓二種（註二）。所幸方回論詩的見解，大抵散見於此二書之中，尤其律髓一書，糅合有宋一朝詩話之學與評點之學兩種體裁，扶闢出精妙的詩觀，方回一生論詩要旨，可謂盡見於此。

瀛奎律髓一書，乃選輯三唐宋兩宋諸名家的作品而成。根據今人黃啓方的統計，入選詩人，唐代共一百六十八家；宋代共二百一十六家。入選作品，唐詩共一千二百七十首；宋詩共一千七百四十四首（註三）。方回在書前短序中說：「文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律。」所以他選詩專以五七言律詩爲主。不過他選詩的方式，不是以作者歸類，而是以詩題的事類來區分，全書自登覽類、朝省類、懷古類、風土類至俠少類、釋梵類、僊逸類、傷悼類等，一共分四十九類，每類各選詩若干首，釐爲一卷，凡四十九卷。在每一卷卷首，都有一篇小序，說明所以建類的用意。在所選各家詩之後，往往附以評註，評註的內容，大部分是抉闡詩中幽微，立爲法程，間亦尋繹遺聞掌故，或作些考證的工作。紀昀說：「（方回）平生宗旨，悉見所編瀛奎律髓中」（註四），實非漫言。只要細爲董理，當可窺見方回詩論的精髓。惜本文因窘於篇幅，無法對瀛奎律髓作全面的觀照，故僅能就其批註杜牧詩的部分，略作釋說，或也可以藉此看出一些方回論詩的觀點。

## 貳、 釋 說

瀛奎律髓所選杜牧詩，一共只有九首，計七律五首，五律四首。方回對這九首詩皆有或多或少的批註，本節乃專就方氏的批

註，擇其可述者加以釋說。至其體例，則是先錄杜牧詩，次錄方回批語，又次爲著者對方回批語的釋說。至於杜牧詩的編次，則概以律體一書的原有順序爲依據。

睦州四韻（律體卷四，風土類）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方回批：「輕快俊逸。」

案：睦州（今浙江建德縣）在桐江、富春江流域，羣山環合，又多溪流川壑，風光清新入畫，自古聞名。梁朝吳均在與宋元思書中，曾對此處風物，作過生動的描繪：「自富春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瀾，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這樣看來，杜牧說睦州溪山可愛，實非漫言。釣臺，指著名的嚴子陵釣臺，相傳是東漢高士嚴子陵隱居垂釣之處，在今浙江桐廬縣西的富春江邊，唐時屬睦州。杜牧極喜愛釣臺的景色，他在睦州所寫的詩中，經常提到。

此詩首聯點題，中間四句分別根據作者的視覺印象與聽覺印象，摹寫睦州的風物之美，鮮明而生動，正見出睦州溪山的可愛處。末聯寫花前中酒的情狀，也覺淺淡有味。通篇風致宜人，不用生疏字，不用冷僻典，而疏朗俊爽，一氣流轉，全無矯飾造作、梗塞不吐之病。方回讚美此詩所呈現的風格，是「輕快俊逸」，可謂深中肯綮。

像其他詩話及眉批箋釋一樣，方回批詩，每好憑藉其主觀印象，用一兩句會心之言去加以評斷，如批楊誠齋明發南屏云：「第六句絕妙。」（律體卷六）批趙師秀簡同行翁靈舒云：「五六伶俐，然猶不甚高遠。」（卷二十九）批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云：「三四瀟灑。」（卷三十八）以及批杜牧此詩云：「輕快俊逸」等，都是如此。這種擺棄形下言詮，直入心靈殿堂的批評方式，原是中國人對於文學藝術批評一向持有的觀念。不過在過去，創作者、批評者與讀者，是三位一體的，因此他們藉着這類文字相互溝通時，並沒有遭遇到不可理解的障礙。而如今，文學環境已顯著改變，創作、批評、賞讀早被分隔在三個截然不同的層次上，因此對於印象式的批評不能理解，也是極自然的現象，而以邏輯思辨的文學理論去幫助分析古典詩，也是因應這種趨勢而生的。

需要。時至今日；如果仍僅僅以「遒健」、「高華」、「俊逸」等抽象的語言去評鑑古典詩，而不肯作任何疏通條達、精密嚴整的剖析，恐怕是有點不合時宜了。

正初奉酬（律髓卷四，風土類）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方回批：「此牧之用韻，嚴光州刺史邢羣也。臘中得詩，正初奉酬，二詩皆是前四句言各州之景，後四句言情，皆佳句也。」

案：杜牧守睦州時，其交邢羣正在安徽歙州任刺史，兩地相距約三百里，不算很遠，故常能互通音訊，偶爾也有詩篇往還唱酬。邢羣先有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七律一首，詩云：「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晏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杜牧此詩乃次韻酬答邢羣之作。詩題僅寫「正初奉酬」四字，意思不够完整，顯然有傳鈔脫誤之處，今查檢馮集梧楚川詩集注，詩題應作「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羣」。此詩前四句摹寫睦州風物。從次句「曾得嚴光作釣家」看，首句的千尺翠巖，必指嚴子陵釣臺無疑。頷聯「越嶂」句，據清一統志的記載：「嚴州府東陽江，在建德縣東南二里，上流即衢婺二港，至南溪縣合流，又北至縣東南入浙江，形如丁。」可見杜牧所寫確是實景。後來睦州勝景有丁谿越嶂之名，即是根據杜牧詩句而取的。詩的後四句由景入情。腹聯為人我對，意謂邢羣身處明時，正當以刀尺裁量人才，為朝廷效力。而自己則心繫田園，已漸萌退隱之想。在杜牧一生中，對他打擊最大的，是四十歲到四十六歲任黃、池、睦三州刺史那一段經歷，當時他正值盛年，本可一展雄抱，創一番事業，但却被宰相李德裕排擠出京，長期在偏僻州郡任職，早年飛揚縱橫的意氣，如今已銷磨殆盡，其內心的委屈，也可想而知。他在陽羨（今江蘇宜興）粗有簿產，宦途既不得意，就不如投効歸去，漁釣一壑，徜徉山水，以自適其心志了。末聯說「解龜休去」，倒不是一般奉應酬的話，而的確是他當時一種無可奈何的想法。

方回謂此詩前四句言景，後四句言情，並非泛說，而是在提示後學應重視律詩頷腹二聯情景的配合。唐律初變，大率中四句言景，尾句乃以情繳之，這種布局方式，最爲方回所不取（註五），所以他在律髓批注中，一再標舉中二聯虛實相生之法，如批杜詩客亭云：「兩句言景，兩句言情，詩必如此，則淨潔而頓挫也。」（律髓卷十四）批杜詩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云：「前四句專言雪後晚景，後四句專言彼此情味，自然雅潔。」（卷二十一）批蘇東坡海南人不作寒食云：「此詩首句言景，中四句用事，又未若移易中間四句兩用事、兩言景，爲佳也。」（卷一）方回之所以特別強調此格，實因晚唐詩家多效陳隋之作，以中四句言景，而尾句以情收束（註六），方回想力破此習，故不煩喋喋，屢次在批註中提倡此說。

#### 長安雜題（律髓卷四，風土類）

洪河清渭天池潛，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漢宮紫，春光綉畫秦川明。草妬佳人鈿朶色，風回公子玉銜聲。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

方回批：「詩人於四方風土皆能言之，至於長安、洛陽、鄴城、金陵帝王建都之地，則多見於懷古之作，而述今者少。牧之長安六詩，於五詩之末，各寓閑中自靜之意，獨此詩前誇形勢，後敘侈麗，亦足以形容天府之盛，故取之。五詩內如『韓嫣金丸莎覆綠，許公韃汗杏黏紅。』『投釣謝家池正雨，醉吟隋寺日沉鐘。』『白鹿原頭回獵騎，紫雲樓下醉江花。』又街西長句云：『遊騎偶同人鬪酒，名園相倚杏交花。』皆艷而不流，當其時郊、島、元、白下世之後，張翥、趙嘏諸人，皆不及牧之，蓋頗能用老杜句律，自爲翹楚，不卑卑於晚唐之酸楚湊砌也。」

案：杜牧「長安雜題」一共六首，方回所選是其中的第五首。這組詩記述杜牧在長安的見聞和感受，却寫得富麗堂皇，詞采繁縟，風格與盛唐賈至諸人的「早朝大明宮」詩十分相近。方回獨選此詩的理由，據批註說，是因爲這首詩在取意上，與其他五首不同。但古人創作，無論懷古或述今，都強調詩中須有我在，陳石遺序鄭海藏詩話云：「若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函關月落，華岳雲開；皆所謂干卿何事者，抑人人適秦，皆有一聯，放翁云『老夫合是征西將，胸次先收一華山。』則真能負之而走矣。」陳序中前舉兩聯，雖也善慕景致，但畢竟與作者沒有關涉，而放翁之作，則豪情勝概，並寓句中，石遺亟口推譽，正因爲這兩句

詩關係到作者自家性情。方回謂杜牧長安雜題其他五詩之末，皆「各寓閑中自靜」之意，不正顯示出這些詩都作到了「詩中有我」？反倒是「洪河清渭」這一首，不過極寫長安的形勢與侈麗，風格雖適，終究與自家性情無關，方回偏偏捨彼而選此，不知是何緣故？

方回這段批語，最具卓識之處，是在最後那幾句評小杜詩風的讚語。關於杜牧詩的風格，後人所寫的批評文字極多，但往往以浮艷淫靡相詆訶，張戒歲寒堂詩話就說：「牧之專事藻華。」又說：「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實在是皮相之論。杜牧受晚唐唯美詩風的影響，其詩詞采艷麗，固不必諱言，但在這些艷麗詞采的裏面，却蘊含了一股豪健的氣勢與勁峭的骨力，故其詩既華麗又豪宕，風格獨特。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云：「其詩豪而艷，有氣概。」實具法眼。我們試取樊川集中的古近體詩細讀，便知此言不虛。方回認為杜牧的近體詩，善用老杜句律，沉雄勁拔，所以能高出晚唐酸楚湊砌的詩風之上，也是真知小杜者。不過，這裏有一點需要釐清：方回所譏評之「晚唐」，並非指一般論詩者所謂的晚唐，而僅是指姚合、方干、九僧等那些學賈島的晚唐詩人。楊慎升庵詩話云：「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幾、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事實上，晚唐諸家，除升庵所述的兩派外，義山、飛卿亦自成一派，而方回之譏評「晚唐」，並未涵蓋三派，其批晁君成甘露寺云：「宋詩有數體：有九僧體，卽晚唐體也；有香山體者，學白樂天；有西崑體者，祖李義山。」（律髓卷一）他特別拈出學賈島的九僧爲晚唐體，而以學香山、祖義山者與之並列，可知他所謂「晚唐」，乃專指學賈島之一派，而非一般論詩者所謂的晚唐（註七）。

#### 洛陽長句（律髓卷四，風土類）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雲杳杳，僊舟何處水潺潺。君王謙讓金泥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方回批：「唐自天寶以後，不復駕幸東都，此詩有望幸之意。樹鎖千門一句，極佳。芝蓋、仙舟，乃指緱氏山王喬事及李郭事，亦切。」

案：唐朝自天寶亂後，內政廢弛，外患頻仍，君王已無暇再幸東都。洛陽的宮闕園林久經閑置，日益荒蕪。文宗開成元年春夏之交，杜牧在洛陽任監察御史，有感於此，乃作此詩。領聯「橋橫」句尙是純然寫景，「樹鎖」句則寓情於景，託意幽微，而無限盛衰之感，都在筆墨以外，所以深得方回的讚許。腹聯芝蓋、仙舟兩個典故，皆多少與河南有關，用得尙稱貼切。芝蓋謂仙駕，因蓋形像纓芝，故名芝蓋。據列仙傳的記載：「王子喬是周靈王太子，名喬，好吹笙，能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引上嵩山，修煉二十年，後在緱氏山巔，乘白鶴仙去。」「芝蓋」句卽化用此事。「仙舟」句用李郭事，李郭指後漢的李膺與郭泰，後漢書郭泰傳云：「泰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泰與李同舟而濟，衆竄望之，以爲神仙焉。」郭泰博通經史，清高不仕；李膺做個河南尹，名望很高，被譽爲「天下模楷」。詩的後四句，含蓄深厚，意在言外，芝蓋不來，仙舟又去，君王也不再駕幸東都，雖未說破，而洛陽人事的蕭條，行宮的寥落，早已宛然可想。這樣看來，與其說「此詩有望幸之意」（方氏語），倒不如說此詩寓有今昔盛衰之感，來得恰當。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律髓卷四，風土類）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方回批：「唐以昇州屬浙西，而節度使在潤州。江東則宣歙觀察府在宣州，是爲大鎮，故其詩特繁盛。宋析置太平州，移本路監司於江寧建康，而宣州寂如矣。」

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方氏律髓雖多疵議，但亦同時承認他的優點，其言云：「宋代諸集，不盡傳於今者，頗賴以存。而當時遺聞舊事，亦往往多見於其註，故厲鶚作宋詩紀事，所採最多。其議論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竟廢之。」（註八）一般說來，方回在各家作品之後所附的批註，固然大部分是在扶闢詩中幽微，立爲法程，但偶爾亦尋繹遺聞掌故，或只作些考證時地的工作，如此段批註，僅述宣州盛衰之蹟，卽其一例。因方氏此批與詩的評論鑑賞無關，故不作詮說。

早秋（律髓卷十二，秋日類）

疏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樽酒酌未酌，晚花嘔不嘔。銖秤與縷雪，誰覺老陳陳。

方回批：「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之來，倒裝一字，便極高妙，晚唐無此句也。牧之才高，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哉。尾句怪。」

案：方回謂領聯「倒裝」字，便極高妙。然細釋此聯之所以「高妙」，實由於作者運用變位的動詞，使一個字在一句中同時兼攝上下文的含義，如此一來，不僅濃縮了詩的語言，而且也豐富了詩的意象。至於方回說「晚唐無此句」，如果此晚唐是指一般論詩者所謂的晚唐，則方氏此說，恐怕有待商榷。如韋莊延興門外詩：「馬足倦游客，鳥聲歡酒家。」馬足之「倦」與鳥聲之「歡」，不但形容了「馬足」與「鳥聲」，同時也形容了「游客」與「酒家」，也是一字而得二用，手法與小杜相同。小杜這樣作，是希望造成修辭上的特殊效果，寓拗峭以矯時弊，而達到「異衆」的目的。又小杜之所以「心鄙元白」，一方面固然由於元白有一部分「纖艷不逞」、「淫言嫖語」的冶豔詩，讓他深惡痛絕（註九）；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元白的作品，太過輕俗直淺，以致嚴重地斷傷了詩本身應有的藝術性。他在獻詩啓中說：「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令不古，處於中間。」（註十）所謂「習俗」，即指元白輕俗的詩風，而「不涉習俗」，正顯示了他卑視元白的心態，以及要一矯時弊的決心。

#### 秋思（律髓卷十二，秋日類）

熱去解鈇鐵，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袖知。髮短梳未足，枕涼閒且欹。平生分過此，何事不參差。

方回批：「首句即去酷吏之意。三四眼前事，道着卽好。」

案：首句「鈇鐵」，樊川詩集作「鉗鈇」。梁書武帝紀：「鉗鈇之刑，積歲于牢狴。」又顏注急就篇：「以鐵錯頭曰鉗，錯足曰鈇。」可知鉗是鉗鎖，鈇是踏腳鉗，都是古代酷吏所用的刑具，所以方回以前詩「大暑去酷吏」來說明此句。領聯承次句而來，造語平澹，清新自然，如柯九思畫竹，淡淡數筆，便覺秋涼滿紙。

#### 梅（律髓卷二十，梅花類）

輕盈照溪水，掩歛下瑤台。妬雪聊相比，欺春不遂來。偶同佳客見，似爲凍膠開。若在秦樓畔，堪爲弄玉媒。



方回批：「牧之詩才高，此小詩若不介意，五六却淡靚有味。」

案：梅花開於殘臘初春之際，表現了傲雪耐寒的稟性，所以鮮活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梅花，便漸有其象徵的意義，這象徵的意義，簡單地說，約有三點：一、梅花先春而發，表徵一種孤高突特的生命狀態，因此冰雪枝頭的蓓蕾，常象徵着無機世界中的生機。二、梅花爲雪寫情、不與春花爭艷的精神，常被視爲君子襟懷與隱逸思想的表徵。三、梅花凌雪稱勁，經多益堅，與松竹合稱三友，不但象徵生命必須有的鍛鍊和考驗，同時也象徵一個民族在艱苦環境中的奮鬥精神。不過，梅花的象徵意義，在早期古典文學中並不顯著。我國古典詩中詠梅的作品，大約到六朝才開始出現，以後唐代詩人繼有所作，這類作品才日漸繁多，但大部分是在摹寫梅花的清姿幽態，偶爾亦藉梅花擦撥一點懷人思鄉之情，直到宋朝，梅花在詩中才逐漸有了它寄託、象徵的意義（註十一）。

小杜此詩，不似宋人那樣作意，自難體會出有何寄託、象徵的徵旨，但大致看來，尚不失情韻。起四句以擬人的手法詠梅，用筆空靈生動，能寫出梅花的綽約風姿，妬雪一句，尤有情韻。至於五六句，則落想平常，不見警策，方回認爲「淡靚有味」，似乎推許太過。

齊山（律髓卷二十六，變體類）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

方回批：「此以塵世對菊花，開闔抑揚，殊無斧鑿痕，又變體之俊者，後人得其法，則詩如禪家散聖矣。」

案：方回所謂「變體」，是指詩作中，那些在章脈對法上，跳脫變化、不拘常格的變例而言。方回所謂「開闔抑揚」，是指律詩中文氣跌宕的現象而言。關於詩的開合跌宕，劉融齋曾提示一法：「詩以離合爲跌宕，故莫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一句之意爲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意相合，卽遠合也。」（藝概）懂得近離遠合之法，自然使筆不平鋪，句句跳動，而產生跌宕的效果。小杜「齊山」詩，題目一本作「九日齊山登高」（見樊川詩集卷三）。前二句平直敘起，點明九日登高的題

旨，但第三句忽然宕出題外，從塵世落想，以離開上句之意爲接，第四句才又歸到菊花。（重陽節登高、飲酒、賞菊的風俗，來源甚古），與題旨結合，而意仍不脫。從詩思進展的程序上看，這兩句一開一闔，跌宕生姿。此外，塵世句正感嘆人事多舛，而菊花句則暗示應縱情行樂，從詩人的情緒上看，這兩句一抑一揚，興起波瀾。由於這一聯以「塵世」對「菊花」，用字虛實輕重，外若不等，而意脈體格實佳，正是方回所謂的「變體」（註十二），而表現時開闔抑揚，又極爲自然，全不着痕跡，所以方回認爲是「變體之俊者」。當然，這首詩也有一些疵點，紀昀說：「前四句自好，後四句却似樂天，不用、何必，字與意並複，尤爲碍格。」（註十三）似可供初習操觚者參考。

### 叁、結語

本文對方回批註杜牧詩釋說既竟，似可得一簡單的結論，茲約爲兩點述之，以爲最殿：

一、杜牧爲晚唐著名的詩人，他的詩因受當時唯美詩風的影響，自然煥發出華艷的詞采，後世一些識見狹隘的論詩者，便往往以此相詬病，甚至直斥其詩爲「嫖客文學」（註十四），持論相當偏頗。事實上，從整部樊川詩集看，其中固然有一些風情惻艷之作，但大部分的詩篇，是在寫家國之事，是在送別贈友、詠物寫景，主題都很嚴正，且都能達到豪邁而不清瘦，溫艷而不繁縟的境界，詞采或許艷麗，但內涵情致却極其豪宕，故氣格甚高，其雄深雅健處，幾可直造老杜門牆。明楊慎升庵詩話云：「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艷，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清洪亮吉北江詩話亦云：「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皆能深中肯綮。方回處於宋末元初之際，他批註杜牧詩的時間，自較楊、洪二氏爲早，但却能指出小杜詩「不卑卑於晚唐之酸楚凄砌」，又說：「牧之才高，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哉。」給予小杜詩應有的評價，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宏識卓見。

二、方回批註杜牧詩時，往往好根據其主觀印象，用一兩句會心之言去加以評斷，如云：「輕快俊逸」、「艷而不流」、「

開闢抑揚」等。這種評詩的方式，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優點是評詩者透過自身的創作經驗，去默會作品的意境，往往能直探詩心，表現出精實的見解；缺點是它的文字，大多精潔有餘而詳明不足，概念籠統而抽象，缺乏精密的分析和邏輯的思辨。試看方回的批註，大多是通過主觀直感的透悟而完成，他雖能掌握住詩的精神內涵，却缺乏條理終始的疏解，讓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據管見，鑑賞詩的最高層次，固在於讀者與詩人的心靈契合，進而掌握到詩真正的精神內涵，但在鑑賞的歷程中，仍然需要藉重一套清晰而有系統的理论加以分析詮說，以印證其鑑賞批評之成立。因此，個人認為，以感性的欣賞為目的，以理性的疏解為手段，兩者相輔相依，漸互發明，才是我們當前鑑賞古典詩歌的正確途徑。

### 註 釋

註一 洪彞祖「方總管傳」，見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桐江集」敘錄，國立中央圖書館。

註二 方回一生著作甚豐，據今人許清雲考證，約有二十二種，惜秦半均已亡佚，今可見者，但桐江集、桐江續集、瀛奎律譜、文選類鮑謝詩評、續古今考、虛谷閒抄等六種而已。見許氏「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第一章，東吳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

註三 以上統計資料，見黃啓方「兩宋文史論叢」，臺北，學海出版社，頁五七九。

註四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桐江續集提要。

註五 方回評詩，對時人效颦唐中四句皆景之作，批云：「予所不取。」見桐江卷二吳尚賢詩評。

註六 方回批唐太宗秋二首云：「詩體源流，陳隋多是前六句述景，末句乃以情終之。」見瀛奎律譜卷十二，秋日類。

註七 以上論晚唐體一段，皆參看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第三章第四節第四目。

註八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集部總集類三。

註九 杜牧嘗引李暹之言評擊元白云：「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麗不遑，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語，冬寒夏熱，人人肌膚，不可除去。」見蔡川文集卷九李暹墓誌銘。又王夫之亦曾就此事加以論列，其言曰：「豔詩有連歡好者，有連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昔流窳而達其定情，其流迷不反，以身為妖冶之媒也。……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

作妖冶女子，備述哀憫醜態。杜牧惡其擾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見唐詩話。

註十 見樊川文集卷十六。

註十一 參看拙著《歐波詩話》所輯「梅花詩」一文，臺北，漢光文化事業公司，頁八十五。

註十二 參看方回《瀛奎律譜》卷二十六，「變體類」小序。

註十三 見紀昀《瀛奎律譜》刊誤卷二十六，杜牧「齊山」詩批註。

註十四 見劉大猷《中國文學發達史》，臺北，中華書局，頁四〇四。

本文重要參考書目

瀛奎律髓	方回	藝文印書館
紀批瀛奎律髓	紀昀	佩文書社
樊川文集	杜牧	里仁書局
樊川詩集注	馮集梧	中華書局
唐詩紀事	計有功	中華書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紀昀	商務印書館
藝概	劉熙載	廣文書局
百種詩話類編	臺靜農	藝文印書館
杜牧研究資料彙編	譚黎宗慕	藝文印書館
杜牧詩選	周錫韜	源流出版社
兩宋文史論叢	黃啓方	學海出版社
杜牧	顏寬陽	河洛圖書出版社

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  
鷗波詩話

許清雲  
張夢機

東吳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  
漢光文化事業公司